



世纪抉择

中国命运

林衢 / 主编

- ★道路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 ★思想灵魂：要不要马克思主义？
- ★世纪基调：新文化？旧传统？
- ★救亡图存：改良还是革命？
- ★祖宗之法：不变？变！

大论战

时事出版社

改变中国命运的最后搏战

- ★科玄之争：科学能否解决人生问题
- ★守护文学：革命的抑或自由的？
- ★把脉国情：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
- ★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我们的态度！
- ★国共之间：对中国命运的最后搏战

世纪抉择：
中国命运大论战

第二卷

林衢 主编

时事出版社

第三编

世纪基调： 新文化？旧传统？

——新文化运动向封建文化宣战

陈独秀 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李大钊 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

康有为 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污莱，勿得以他职事假赁侵占。且令议员有司，永不提议，则海内兴起，知所向往，人修廉耻，家知礼节。

陈独秀 吾国非宗教国，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宗教信仰心，由来薄弱。教界伟人，不生此土，即勉强杜撰一教宗，设立一教主，

亦必无何等威权，何种荣耀。若虑风俗人心之漓薄，又岂干禄作伪之孔教所可救治？

鲁 迅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吴 虞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胡 适 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陈独秀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林 纾 且天下惟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蔡元培 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
(一)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

“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

(二)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章士钊 右举各条。皆就胡君词中。稍稍论之。义取消极。辞止答辩。然非特立主张。自成条贯者可比。亦非忘其诤。无病呻吟者所为。

胡 适 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

我们要正告他：“愚癡弗读，读亦弗卒”，这八个字代表的态度完全是小丈夫悻悻然闹意气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对付一些造谣诬蔑的报章，而不能对付今日的白话运动。

背 景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文化同封建文化进行了一场斗争，但是这场狂风骤雨并没有能够震撼封建文化的根基，毕竟，封建文化经过了两千年的繁衍。当这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遭到挫败后，反动势力愈发猖狂地反扑。1912年，窃取国权的袁世凯反动政府严重地摧残一度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革命时期全国约有500家左右的报纸，此刻屡遭封闭，报社的一些主笔、记者因为文章而被逮捕或枪杀。勉强得以出版的报纸也大都充塞着无聊的、落后的、反动的报道。一时间，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宗圣会、尊崇孔道会、尊孔文社、经学会、读经会等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在各地纷纷挂号张旗。其中，以康有为为首的孔教会影响最大。这一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此时俨然以当代的孔子自居，对辛亥革命后废除尊孔读经深感不满。率领孔教会掀起请愿活动，要求中国“以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还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民主共和制，鼓吹除非孔教不能救中国，除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与此同时，封建旧文人则卖身投靠。1915年8月14日，杨度、刘师培、严复等人发起组织“筹安全”，专事鼓吹帝制运动，为袁世凯复辟摇旗呐喊。

经过革命洗礼了的民主思潮是专制无法扼止的。在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下，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新的斗争。于是，新一轮思想交锋开始了——

191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杂志每半年合订为一卷，每卷6号。从第二卷起改名，这就是著名的《新青年》。

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离开上海赴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往北京。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新文化界人士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轮流编辑或撰稿，正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也从1918年第4卷起开始参加编辑工作并为之撰稿。至此，以《新青年》为核心，北京大学渐渐成为一个令封建卫道士们心惊胆颤的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除《新青年》外，《每周评论》、《新潮》、《晨钟》等杂志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针对君主专制、军阀独裁和迷信盲从，新文化运动的将士们选中的第一个靶子就是为专制和独裁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他们扯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鲜明的思想旗帜。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痛数当时中国腐败的封建文化和政治制度落后于欧洲几及千载，号召青年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向陈腐的封建思想意识展开斗争，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他认为，一切政治上、道德上、宗教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是骗人的偶像，都应当破坏。

旗手奋力一挥，应者云集。主将们纷纷出马鏖战。霎时间，金戈铁马，气吞山河，势如破竹。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内容是，对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打倒孔家店”的大旗猎猎掀起。针对袁世凯复辟，针对康有为提出的将孔教定为国教，编入宪法，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其帝制思想，指出儒家伦理道德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共和立宪制与纲常等级制欲存其一必废其一，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1916年，留学日本回国的李大钊也著文参战。指出孔子是数千年前的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四川的吴虞从儒家伦理学说和封建专制的关系上猛烈抨击封建家族制。他们以民权、平等的思想来撕破维护封建专制的孔教，认为孔教的精华在于礼教，是宣扬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是对人的束缚和压抑。这一篇篇战斗的檄文在专制主义的中国，尤其是在那些长期处于封建主义压抑下的

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推动他们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内容。

1916年10月间，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就“文学革命”问题写信给国内的陈独秀，提出了白话文的“八不主义”。陈独秀接信后，复函请胡适将其观点写成文章。11月间，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寄回，陈独秀便将它发表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为了表示对胡适的声援，2月，陈独秀接着推出了他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揭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其内容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把文学的革新与政治的革新联系在一起，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我国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之后，“文学革命”成了全国讨论的热门话题。有人称《文学改良刍议》为“文学革命”的“纲领”，白话文运动的“圣经”。

“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三大着力之处。

为了表明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决心，《新青年》还率先垂范，从1918年第1号起改用白话文。鲁迅在这场文学革命中作出了他非同凡响的实践。在这段时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将吃人的礼教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专制的本质。

一段有趣的双簧戏——

新文化运动初兴之时，没有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对封建顽固保守势力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未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所以尽管“打倒孔家店”、“提倡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文学革命”等口号震耳欲聋，但顽固保守势力却以为不过是闹闹而已，不屑一顾，没有一个应战的。

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1918年春，杂志的编委钱玄同和刘半农合演了一出双簧戏。

3月15日，新青年4卷3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的大标题下，发表了两封长信。其中一封是署名王敬轩的致《新青年》编者的信，3000字；一封是刘半农以杂志记者的名义代表编辑部回答王敬轩的复信，洋洋万余言。王敬轩的来信以封建文人的口吻，文言的形式，将《新青年》的罪状一一开列，向新文学发起进攻。紧接其后的答信用白话文的形式，有的放矢，将王敬轩的信逐段批驳，夹杂讽刺挖苦，痛快淋漓。

两信发表后，仍然反响不大，但编辑部内却起风波：胡适得知王敬轩乃钱玄同的化名后，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字，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不许刘半农再编杂志稿件。他的这一做法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后才作罢。

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当时的思想水平和在斗争中所致力方面各有不同，后来每个人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发展状况也有很大差异。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影响不断扩大，响应文学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代表封建士大夫文化的顽固派、保守派人物终于隐忍不住。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和反扑开始了。封建势力视新文化运动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他们一方面极端仇视，另一方面因此而感到恐惧。反动军阀极尽诬蔑之能事，企图用强力来压制它；守旧派和封建文人也对新文化运动予以攻击。

辜鸿铭1918年抛出了《春秋大义》，宣传儒家学说是“示人以高洁、深玄、礼让、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公开对抗新文化运动；刘师培于1919年1月组织《国故》杂志社，鼓吹以“昌吸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使功利倡，而廉耻丧，而礼仪亡”。

桐城派文人林纾则于1919年3月发表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并丑恶地煽动军阀用强力来压制新文化运动。同时，他还在报纸上发表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信，攻击新文化运动推翻了中国的精神支柱孔孟学说，使伦理纲常丧失，

“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是“叛亲蔑伦”，“人头畜鸣”，侮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长着人头却像畜牲一样地乱叫唤。

同时军阀政府下令查禁邮件和进步书刊，指使国会议员弹劾教育部，胁迫北大校长蔡元培离任。

对顽固派的进攻，李大钊、陈独秀等在报刊上撰文予以痛斥，与魔难相战，公开回击封建势力对《新青年》的攻伐和责难。蔡元培则公开在报纸上复信林纾，强调遵循思想自由的原则，有力地维护新文化运动。

旧文学的捍卫者们被击溃了。

文学革命获得了完全的成功，白话逐渐地用于越来越多的新文学报刊；1921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

“五四”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以“过激主义”之名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摧残，一些进步报纸杂志受到查禁，新文化的倡导者亦遭到迫害。政治斗争反映在文化思想领域中，是“学衡派”、“甲寅派”为代表的复古主义逆流的出现。

学衡派，以南京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为代表。1922年1月，胡先骕等创办《学衡》杂志，因有“学衡派”之称。这些人都是欧美留学生，他们以“学贯中西”自诩，挂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招牌，鼓吹复古主义，攻击新文化运动。

学衡派反对白话，维护文言，认为白话难以“叙说高深之理”，特别是写诗填词；反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模仿古文，攻击新文学是“数典忘祖，自矜创造”；反对文学革命，攻击文学革命是“偏激”；反对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攻击学生爱国运动，要求学生“静室讲习，埋首故纸”。

1925年7月，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部长的章士钊恢复他于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发行的《甲寅》杂志。早在1923年，

章就发表过《评新文化运动》一文，《甲寅》复刊后，重刊此文，并接连发表《评新文学运动》等，章士钊攻击新文化运动“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诬蔑提倡白话文是出于“苦拘囚而乐于放纵，避难贞而就平易”的“兽性”，并断言其结果必将使中国“祸乱并至”。同年8月12日，段祺瑞政府通过章士钊所起草的《整顿学风令》，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之后，章士钊利用职权，规定小学自四年级以上恢复尊孔读经，禁止学生用白话作文章。

《学衡》杂志刚一创刊，鲁迅、茅盾连续撰文，猛烈抨击学衡派。共产党人则通过《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揭露学衡派的反动本质。1924年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15期发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一文指出，学衡派和梁启超、张君勱以及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同是一丘之路，号召人们联合起来，向这“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

于是，又引发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胜利后的保卫战。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这场资产阶级新文化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激烈斗争，号召人们冲破封建的牢笼，目的是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它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得以广泛地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为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并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它促使人们更加迫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以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中国缺乏一次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只要补上这一课，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能够造就出新国民，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民

主共和国。所以，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绝对化，简单化。否定中国传统的一切，肯定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这表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分析批判能力还不够成熟，健全。对此，毛泽东评价说：“那时的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国外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坏的，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后来出现的“全盘西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可以说都是滥觞于此。

- 陈独秀 (一)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二)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敬告青年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勸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

• 选自《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

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寢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迁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抉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

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L' 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